

《我父亲的光荣》,是法国作家马塞尔·帕尼奥尔1957年写的小说。我很喜欢,曾一读再读。

一本68年前的老书。一本很薄的小书。故事很简单:儿子跟随父亲和姨父,一起到普罗旺斯的山林打猎。姨父背着一把新枪,父亲背着一把旧且破的猎枪。一直不走运而被姨父嘲笑

红羽毛

肖复兴

这便是父亲的光荣,也是儿子对父亲重新认识的骄傲。这个简单却充满情趣的故事,后来拍成电影,我也看过,也很喜欢。很多故事,很多人物,很多书,之所以让你喜欢,让你难忘,常常不是那些惊心动魄的命运,不是那些离奇诡异的情节,不是那些气势恢宏的大场面,不是那些高头讲章的慷慨言说,而只是这样的简单朴素,如林中泉水一样,清浅清澈,湿润透明,让喧嚣的日子,错综的生活,蛛网密织的人际关系,和芜杂凌乱的心绪,滤就得简单明了一些,还原人之初性本善的美好一面。

一对父子,就是在这样一次林中猎鸟的过程中,相互理解,相互走近,将这份简单的猎鸟成果,视至高无上的光荣。这份在日常中获取的光荣,与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获取的光荣相比:后者特殊,是壮举,不是常态;前者朴素,在生活中却是时有发生。二者都是英雄,后者则如李宗盛歌里唱的:“灿烂星空,谁是真的英雄,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。”因为后者拥有更多亲情相融,是我们每个平凡人心目中的渴望,让我们在落叶纷飞不如意的日子里,也有了些许的光泽和慰藉。

这部小说最后有这样一段描写,非常简洁,却格外精彩。是写父亲光荣猎

鸟归来,这两只山鹑之王一直别在父亲腰带上不住地跳动——看,第一个细节;然后,全家大啖这两只鸟,被视之为“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餐”,有趣的是,曾经嘲笑过父亲却在本次打猎中所获无法与父亲相比的姨父,“被隐藏在肥嫩鸟屁股肉里的一颗七号铅弹砸崩了一颗“瓷牙””——又一个细节。

两个铺垫之后,次日父亲再次出发打猎,帕尼奥尔写道:“我发现父亲放弃了他那顶新鸭舌帽,换上了一顶栗色的旧毡帽……我注意到毡帽的周围有一圈饰带(鸭舌帽上没有),他在这圈饰带里插上两根漂亮的红羽毛(山鹑之王的)。那是‘国王枪法’两发连中的象征和纪念。”

至此,父亲的光荣得到最完美的体现。让这份心理层面上看不见的荣光(也有几分虚荣呢),体现在看得见的这两根漂亮的红羽毛上。平常人平常生活的情趣,无足轻重般细微,却体现得淋漓尽致,让我们会心会意。

这样能让我们会心会意的情景,只是通过这两根漂亮的红羽毛,便让我们可感可触,摇曳生姿,一下子有了种“万古云霄一羽毛”的感觉呢,其作用就是这样重要。在平常琐碎的生活中,即便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红羽毛,也容易被我们看作一地鸡毛。被我们无心忽略的细节,被有心的帕尼奥尔弯腰拾了起来;用朴素却又神奇的笔生动写了出来。

英国学者詹姆斯·伍德在他的《小说机杼》一书中,写过这样一句话:“文学和生活的不同在于,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,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。”

或许,这便是文学的阅读和写作,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一点作用和意义吧。尽管如今文学已经变得有些舅舅不疼姥姥不爱,甚至让DeepSeek弄得我们眼花缭乱;读一本小书,已经不及啃一只猪蹄子那般津津有味、引人入胜了。

2003年,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和《北京青年报》联合主办“影响世界的声音——中外经典演讲音乐朗诵会”,邀请我朗诵美国盲人作家海伦·凯勒的名篇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。全文经过删减后,朗诵时长12分钟左右。

这是一篇多么不寻常的散文!作品以主人公的眼盲为实,又以她的想象为虚,虚中有实,实中蕴虚,虚实交错间,抒发她热爱生活、热爱自然、热爱生命、热爱知识、热爱艺术的激情,表达她对良师益友的感恩,对世人伟大创造力的赞叹!当我们眼明之人对目睹的一切习以为常甚至已经漠然之时,海伦的散文令我深感震撼和惭愧!

第一个观众是我的老伴,他听了朗诵后说:“好的,但还缺点什么。”缺什么呢?我反复咀嚼文本,心里明白,作者在想象中的三天光明里所见,不是摆弄情节,而是以澄澈真诚的灵魂燃烧着读者的心。整体情感饱满乐观,有憧憬有欣喜有渴望有羡慕,当然也有深深的遗憾,还有对眼明之人委婉入心的责问,可谓细腻丰富,跌宕动人。这既是作品的魅力所在,也是表达作品的困难所在,我需仔细体会其中的情感起伏,以免读成泛泛的流水账!在与作品进一步的贴合同,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主人公的形

象,我有点激动:“我要戴副墨镜上台……”老伴连连拍手赞同。是啊,由内到外的缺失我都需充实,戴墨镜可以增加人物的可信度,也能为朗诵营造逼真的氛围,虽然这不是演剧,虽然没有见过海伦戴墨镜的照片。

我去到眼镜店物色墨镜,印象中盲人戴的墨镜颜色比较深,找到一副墨墨黑的,就是镜框不甚理想,可时间匆忙,揣着它我就开始了北京之行。

连排那天,尊敬的道临老师在现场,朗诵后我征求他的意见,他说:“开头的基调有点儿悲伤了!”嗯,道临老师总是一语中的,这是我容易以个人情感替代人物情感的老毛病,必须调整。在座各位也纷纷献计,豁达的还山兄(许还山,编者注)兴致勃勃地提议,如果牵一只导盲犬上场,怎么样?嗨,这是一幅多么浪漫的画面!可又一想,温顺善良的金毛登了台,还有人听我朗诵吗?怯步!我又

提出最担心的问题,戴墨镜效果好不好?大家……当朗诵到“到午夜,我从盲人的痛苦中得到的暂时解脱就要终结了,永久的黑暗将重新笼罩我”时,在低沉的话语声中我又重新戴上了墨镜……静默时刻,我听到了观众席传来的啜泣声!

2007年再次演出这台朗诵节目,导演安排全体演员都坐在舞台专放的椅子上。我摸索着上台,模糊中一个身影向我走来,定睛一看,原来是悲天悯人、慈眉善目的小濮(濮存昕,编者注)啊!他定是进入了情景,不忍看一个盲人踽踽独行,便悄然过来搀扶我缓缓地走向话筒,这个即兴行为给予我、给予这个人物最真诚的温暖。观众席中掌声即起,他们是为小濮、为这情景交融的一刻点赞吧!

后来的演出,导演都会安排一位演员搀扶我出场,我戴着墨镜,在多少双友谊之手的相扶下,享受着艺术创作的欢愉!

墨镜轶事

姚锡娟

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,这位来自拉丁美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除了帅、有个性,和他笔下人物一样,人生潇洒利落,极具戏剧性;做过银行职员、图书管理员、研究助理、守墓人、广播员、新闻记者、编辑、诗人、作家,还竞选过总统……略萨把写作当成一种生活方式,并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小说、剧作、政论、随笔以及报刊文章中,被称作“当代最伟大的作家”“结构写实主义大师”“拉美文学大爆炸四主将之一”,真是不枉来人间一回,值回了票价。

略萨走了

曲玉萍

1936年,还没等到略萨降生,父母就因爱成恨离了婚,于是生在秘鲁南部的他,随即被送往北方,和外婆一家人生活,跟着国内国外到处颠沛;还没来得及长大,父母爱到不行又复婚了,一直被告知“你爸死了”的他,旋即又被接到了秘鲁中部的首都利马。就像他写过的那些拉美男孩,略萨被他穿海军制服的爸,从小揍到大。他在书籍和文字中寻找慰藉,把作家当成一种奢望。他在利马的街角,从一个短裤男孩,长成穿长裤、抽烟卷的青少年,学会了跳舞,谈恋爱,以及如何对女孩表白。他读了军校,那段暗无天日的记忆成就了后来的略萨,以及那本著名的、里程碑式的《城市与狗》。学生期间,他开始在报社工作,与来自各地、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。从此他意识到,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,而社会

正如一所学校。19岁时,略萨决心结束放荡不羁的生活,因为他狂风骤雨般爱上了比自己10岁、来探亲的舅妈的妹妹。两人不顾保守的秘鲁社会和家人的强烈反对,执意结合。婚后,略萨拿到奖学金去往欧洲深造,这段饱受非议、柏拉图式的感情因此无疾而终,但也成为《胡利奥姨妈与作家》的原型故事。离婚后的略萨再婚,亲朋好友接到通知,再次五雷轰顶:新娘是他的表妹,舅舅的女儿!爱得惊世骇俗,恨得惊天动地。上世纪60年代末,略萨就和写出《百年孤独》的马尔克斯一见如故,两位世界级大师结下深厚友谊,家人也交往甚密,马尔克斯甚至是略萨儿子的教父。可十年后,众目睽睽下两人却大打出手,分道扬镳,至今仍是文坛一谜。

有意思的是,略萨全家早在30年前就来中国玩过,“以纯粹的旅游观光者身份,细品古老文明的风情韵致”。略萨并不享受得奖带来的盛名和无休止的采访,他甚至“想逃到岛上去生活”,但也坦承:“它带来的好处,是让你被世界知道”。2011年当他再次到访中国,演讲已经一座难求。得知自己被称作“世界作家家中的第一老帅哥”,他笑得不行,说:早知道的话,就搬到中国生活了。略萨喜欢自己住过的所有地方,哪里都觉得像家一样。他不认为作为“世界公民”会削弱对自己祖国的爱,而那种爱,不应该是强迫的,像任何一种爱一样,应该是自发的,是紧紧连接爱人、父母子女和朋友的一种爱。略萨告诉读者,当他获奖的那一次,想起母亲,她爱读阿尔沃和曼鲁达的诗,常会激动,流泪;也想起外公佩德罗,他鼻子大大的,秃顶亮亮的,总是夸他写的任何东西;还有舅舅路易,尽管管用在当时的拉美,远不能用以糊口,他还是一个劲儿地鼓励他要全身心投入写作。

略萨说他这一生,身边总有这样的人,爱他,激励他,在他犹豫时,又用他们的信念感染他。

油印琐谈

罗银胜

说起“油印”,现在比较陌生了。上世纪,机关企事业单位还刻蜡纸印文件、资料、讲义、试卷等等。后来不用刻写了,改为打字油印。再后来,被复印机代替。现在用电脑,就可以打印出一张张非常清楚的文件。但是,油印在社会生活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。历史上的很多名人曾是刻字油印高手。思想家顾准12岁时,由抄刻油印起步,华丽转身,从财经行家成为一代大家。潘序伦1927年开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,顾准即进所当练习生,为了办好事务所附设的夜校,急需教材,当时没有现成教材,只能自编讲义。潘序伦让顾准利用夜间工余抄刻钢板,每张1500字,每天晚上可刻2张左右,他边刻边自学,对商业簿记这门学科逐渐熟练起来。这年年末,也就是该书编写后期,顾准成了专任助理编辑,俟全书定稿誊正,他就到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事宜,跑印刷所、当校对等。这本被列入“大学丛书”的会计书籍,一炮打响,十分走俏,为各商业企业和会计学校所广泛采用。这样,边印边学,通过二三年的锻炼,顾准竟然自学成才掌握了会计这门学问,在立信界崭露头角了。在过去地下时期,油印起过很大的作用。现在在电视剧里还可以看到油印机,地下工作者怎样在刻印,怎样应付敌人的搜查。那时候,如果让特务搜查油印的传单、文件,轻者吃官司,重者甚至掉脑袋。至于在根据地、解放区,物质条件十分困难,油印发挥的作用也不小,有的报纸就是油印的。文化人也有油印诗文书稿,作为自印本分赠友人、交流切磋的习惯。如著名收藏家、1972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张伯驹的《春游琐谈》《丛碧词》,王世襄的《髹饰录解说》《刻竹小言》,夏承焘的《瞿髯词》等,可谓油印精品。这些自印本很受追捧。



惠风满华堂 (中国画) 林伟光

概当我翻阅着眼前的文字时,头顶的花也在温柔地注视着我吧。我渐渐加快了阅读速度。

里面有一个一百年以前的故事,讲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,对门住着一个年轻人,两个人从来没有打过招呼。直到一个春天的晚上,在桃树下,那个年轻人留下了一句问话,后来女孩被拐卖,辗转去了很多地方,直到老去的时候,她依然记得那棵桃树,记得树下的年轻人,还有那句轻巧的“噢,你也在这里吗”。读完这个故事,我打算回去,沿着河岸走的时候,看到透明的花瓣穿梭在风里。我抬起头,原来在我的故事里,也有这样一棵花树悬在我的头顶,真是美丽的巧合。我看着眼前的花树,很想轻轻地问出那一句,你也在这里吗? 我喜欢这个故事,为这个故事

感到伤心。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朋友大概也会很喜欢吧。想到这里,回忆里的朋友那边的,此时此刻近在我眼前的花树,渐渐重叠,而就在这个故事里,这个发生在百年前的故事里,也有一棵同样的花树。它们都在用力地弯着身子,摇晃着枝干,向我倾斜,在我读书的时候,它们跟随着我手指的移动扫过书中的每一个字。我们在为同一个故事而喜悦、疼痛、感受到生命的摇晃,心中长出的细线轻轻交错在风里。树下的人们、流淌的河、手指尖的词句,我们活在如此柔软而绵长的注视中。我们都在这里,我们在分享着同一个春天。想到这样的瞬间有发生的可能,在此刻、在过去、在未来的每一个终将到来的春天里,我都会很感激。回到寝室后,我拿出了一张明信片,思考着该如何落笔。其实在每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,我都会和那位朋友交换明信片,讲讲最近的经历,并在信封的角落写上我们对彼此的祝福。我先在纸上慢慢写下了:“最近的海上天气很晴朗,学习压力很大,但也有时间读些闲书。今天路过樱花树的时候想起你,所以选择去读我们都喜欢的这位作家,里面有个故事很美,我想你会喜欢,所以打算把这本书一并寄给你。”而到了最后的一句祝福,我写得很快。在其他的季节里,我总是不知道该如何落笔,但是如果是在春天,在这个不需要努力就能享受所有明亮的春天,我决定这样写——“希望你快乐,希望所有的花都能向我们倾斜。”

春暖花开的季节,正是最适宜、最惬意的读书时光。

十日谈

春日读书 责编:郭影

